楓巖輯話 四
共十

楓巖輯話卷之四

本朝事實

明宗朝鄭順朋李芑尹元衡等構成乙巳士禍

上冲年嗣位　文定王妃垂簾乙巳八月下密旨于禮曹叅議尹元衡處乃罪尹任柳灌柳仁淑等事也元衡諭于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準於是兩司會于中學齊仁光準發議欲罪任灌等執義宋希奎掌令鄭希登李彦忱持平金儲閔起文司諫朴光祐獻納白仁傑正言金鸞祥柳希春等以爲當主少國疑之時奸細之徒胥動浮言不可因此論劾大臣議

不乏而罷翌日鄭順朋林百齡李芑許磁等來啓國
有大事請面對 上及慈殿出御忠順堂因召領府
事洪彥弼領議政尹仁鏡左贊成李彥迪兵曹判書
權撥左參贊丁玉亨右參贊申光漢禮曹判書尹漑
判尹尹思翼及兩司長官等入侍芑等請論尹任等
罪 命竄任罷仁淑遞灌獻納白仁傑獨啓曰事雖
微細猶當光明正大今內降密旨大失事體且閔齊
仁以憲府長官聞密旨之下奔走宰相之家有同傳
令軍卒極可寒心是日下仁傑于理 敎曰尹任包
藏禍心謀害宮闈東宮失火後造爲浮言亂惑人聽

閔齊仁

在法固赦只從寬典安置絶島柳灌陰結尹任謀危
宗社柳仁淑連姻尹任之家互相締結並遠方付
處權撥進啓力救已而鄭順朋上疏論任等罪語極
凶慘又論權撥營救之非 文定御忠順堂洪彦弼
尹仁鏡權撥李芑李彦迪丁玉亨安名世等入侍於
簾中以順朋疏示之曰宗社大賊卿等何伸救也令
試見此疏李彦迪涕泣請貸洪彦弼請斟酌處之磁
百齡等陽救陰擠 文定命賜任灌仁淑死遠權撥
賜鄭順朋李芑等保翼功臣號 竹磵閑話
乙巳禍作中學一會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準

持密白賫制同僚將論三大臣置之大逆正言金鸞祥抗論不從執義宋希奎曰我則雖寸剉吾骨而碎之有不從也諸臺柳希春朴光祐鄭希登白仁傑聲色俱厲金礎或起或坐憤氣勃勃李彥忱閔起文惟仰天太息齊仁懇乞終日不從其議邪黨震駭乙巳記聞

院相李彥迪密封單子入啓其辭曰醫員朴世擧来見臣言 仁廟大漸之日手書小紙使尹興義覽之曰鮮見否興義曰鮮見矣大君以世子儀仗入来

仁宗傳教醫員亦參聽云此傳教其日不下政院此必尹任父子之所爲也至爲駭愕 朝野記聞

評

安世遇

仁廟大漸之日尹任父子以外戚入侍禁中任則無知武夫固不足道當時諸賢不知此事之非可惜 荷谷野言

李德應尹任之婿也登第爲注書乙巳禍作安世遇密告被繫德應使其弟文應求活於奸黨林百齡知德應輕躁怯弱可怵以威遂誣之曰若指任等爲逆則非徒免禍亦且策勳德應愚詐冀其幸生遂發無根之言誣服謀立鳳城之事及臨結案始驚見誣顧諸人涕泣曰信聽奸人之言以至於此天地鬼神必有愧恨之心矣竟論坐逆 乙巳傳聞錄

進士安世遇捉納尹任婢子毛麟稱名者云是常出

八大內傳通諺書者也請鞫之先是有拾得紬囊盛諺簡於闕庭者其書略曰近日國事漸至殊常不知死所日夜涕泣欲移大位於某處某公政丞處已通之旺日下教之事勢難爲之云云認爲任通于恭懿殿之書而遺失道中此乃奸鬼輩欲誣灌任等爲謀逆自造其書故遺闕庭而獲納者也仍捕任之妾與奴婢及女婿李德應等鞫問獄成世遇錄勳世遇自少奸邪無狀家在藏義洞其友朴應立嘗往見偶語吾今日過迎秋門馬驚不得下馬於心未安矣世遇作色曰汝然則犯國法矣我當進告即聞應立

尹元衡 論

于室中戒家人守之遂詣政院告應立罪承旨咸酉
其妖妄世遇乃退其平日心術如此 東閣雜記

尹任乃 仁宗之舅也以武人在 中廟朝階崇政

尹元衡卽 文定王后之弟也爲人奸邪登第雖踐華要而見棄清議銓郎中書之薦皆不得參焉憤疾士林一時躁進之輩又各有所主互相詆排遂有大小尹之說飛語漸騰戊戌年 中廟忽降內禪之命中外莫測 仁廟涕泣固辭乃止己亥東宮有火災籍籍指爲人火大司諫李霖等上劄有曰褻昵之漸易至驕陵忌克之禍終成厲階云云辭語太露識者

宋麟壽

柳灌

憂之 仁廟卽位初卽擢尹元衡工曹叅判盖以慰
慈殿之心大司憲宋麟壽等論劾踰月竟棄嘉善
資一時有長慮者或憂其已甚欲其停論麟壽之從
弟麒壽告以外議不聽麟壽之妹夫成悌元清秀好
古麟壽心重之言無不從悌元一日與麟壽同宿從
容語及不必堅執之意終不回及反覆重言則佯睡
不應麟壽平日能虛已受言而於此事乃固執如此
及元衡得志霖與麟壽並被慘禍 東閣雜記

柳灌掌令廷秀之子也稟性貞亮遇事慷慨嘗以銓
長入侍親政 中廟特以李芑為兵曹判書灌卽啓

曰芑以贓吏女婿不通顯列不可揆命由是寖蓋灌
已慮芑之陰險終能凶國而芑之怨亦萌於此矣 乙
巳傳聞錄

尹任賜死傳旨略曰任本以凶慝之資久憑城社之
勢始結三凶圖我國母東宮失火之後多發不道之
言熒惑羣聽積成凶釁至于今恒懷不安之心保身
之計締結權臣欲行胥膽謀危社稷情跡發露依律
賜死 乙巳記聞

中廟前中宮章敬王妃誕生 仁廟而早世繼中宮
文定王妃誕生 明廟而 中廟昇遐之後 仁廟

即位一年又賓天　明廟以介弟承統　文定垂簾同聽政則一國權勢在　母后之掌握矣　章敬王妃同生娚尹任以武官已經左貳成　文定王妃同生娚尹元衡以文臣方據淸要兩尹以椒房之親勢逼不相好者久矣而尹任武人疎濶不以爲慮也明廟登極未久有疾中外憂之元衡等乘人心疑懼之時欲逞凶計搆陷尹任而難其名嗾其黨老奸鄭順朋李芑等忠順堂入侍之日做作虛語啓于　文定曰尹任自以　仁宗外舅有不自安之色請罪之文定可其奏未幾元衡等又作蜚語尹任以新王

有眼疾未滿其意云尹任亦不之覺或時逢人辨白誣枉之狀益觸其怒久乃顯然發言曰尹任稍存形跡不可使居輦轂之下熒惑　母后之聽以此遠竄南海尹任行到忠州元衡等又啓曰尹任與其婿注書李德應有隱謀請拿問德應則可知端緒德應爲人愚妄故元衡等預料其必發虛言有此媒孽嫁禍之計矣逮德應鞫問之時元衡潛使人以甘言紿之誘以不死德應遂誣服曰妻父尹任包藏禍心意在其外甥桂林君云云及德應決案取招則投筆大呼曰初以不死爲言故吾誣服矣若見殺則吾寧死豈

有誣服之理乎禁府刼捧而正刑尹任等遂賜死盖
乙巳之禍初出於兩尹戚里爭權而尹元衡奸巧凶
險姑舍之尹任亦有不是事有平壤妓玉梅香者真
國色也林百齡為吏判時寧畜同居而尹任以故物
怙勢奪之百齡含憤不已乙巳釀禍之時百齡為化
主必欲殺尹任誠可惡也 萍湖樵記

京畿監司金明胤詣政院密啓曰桂林君瑠乃尹任
之三寸侄也任倚以為凶謀瑠亦必知其情且鳳城
君岏臣之亡妻切親也年尚稚弱必無許慮而無知
之人以其稍優於諸君之中或有稱美之者當國家

危疑之時貪功樂禍之輩籍此爲亂階者亦未保其必無也請亟速爲善處　傳曰爲國啓之眞忠臣也

桂林君瑠月山大君之孫於　仁廟屬籍爲再從而坡原府院君尹汝弼其外祖也爲金明胤所告　命拿鞫瑠已逃矣下書八道大索鬼山縣監李坎男捕得瑠奴跟尋抵安邊境黃山中剃髮爲僧住土室以居獲之拿鞫初不服壓膝烙刑乃曰尹任語臣曰主上有眼疾何以聽政予鳳城君及汝中當立矣其凶謀節次則柳灌柳仁淑皆以當權宰相可以謀于

朝廷而爲之云遂輟之明亂錄勲乙巳傳聞錄
史氏曰瑠之在逃非他計也尹任旣爲奸凶所搆陷
旣誅死則瑠之必死固也知其必死而順受其正者
士君子之所難也豈可以此責之於一無識宗親乎
旣以鼈語成罪又以誣服定律瑠之誅戮亦可悲也
鳳城君岏　中廟之子母洪景舟之女熙嬪也爲人
聰明仁孝乙巳秋爲金明亂所告两司請置大罪自
上不聽後請閑禁其家勿令出入又定守直以斷
雜人往来又不聽李芑啓於經筵曰　仁宗病疷尹
任三父子入内初以鳳城爲君勢不可爲然後傳位

于 主上云云兩司合啓請遠竄亦不聽丙午秋兩
司啓請斷以大義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議
政鄭順朋啓曰自 上教以骨肉不可相殘此誠區
區之仁請念 宗社斷以大義不聽 慈殿下教大
臣曰岏自幼旣同已出宮中養成雖曰年長今纔十
七八何知前後事乎豈以置大罪乎云云政府六書
合啓不聽兩司辭職而退遂命依寧山君例竄配蔚
珍得病于平昌因爲配所命給米布丁未九月副提
學鄭彦慤等上劄云人臣爲逆賊所屬望而得全其
命者古今未之有也雖不自知亦不可廢刑況與知

禍

之跡昭著無疑云云大司憲安玹執義鄭惟吉掌令尹釜洪曇持平柳堪尹玉大司諫李蓂司諫尹仁恕獻納魚季瑄正言安紬沈守慶副提學鄭彥慤直提學元繼倹應教沈逢源校理成世章南宮忱修撰柳景深尹潔正字安名世等伏閤連啓不聽冬十月竟殺之遂命復官禮葬兩司爭之不聽遂停彥慤等上劄論之遂遞兩司還收成命 竹磵閑話

乙巳丁未被禍人贇成尹任左相柳灌吏判柳仁淑桂林君瑠鳳城君岏注書李德應副學羅淑正言李煇吏正李中悅叅奉羅湜叅議李霖翰林鄭源直學

李若海工正成可擇正言金𥗴著作安名世叅判宋
麟壽牧使林亨秀吏佐李若氷大憲具壽聃儒生安
瑞順大憲李瀣(已上刑死)翰林沈荃叅奉成遇司諫朴光
祐掌令鄭希登縣監柳貞修撰尹潔進士康惟善縣
監李致(已上杖死)正言郭珣(獄死)叅贊權撥贊成李彥迪翰
林趙璞舍人李天啓臺諫權勿叅判韓淑司成金振
宗牧使鄭郁吏佐丁熿(已上竄卒)吏正鄭滋正言柳希春
軏義宋希奎獻納白仁傑臺諫閔起文正言金鸞祥
掌令李彥忱注書孫弘績持平李湛舍人韓澍吏正
柳堪(已上杖流)臺諫李震奉教李爓直長尹忠元正郎尹

安名世

許

剛元安詥進士許忠吉杖進士金禧年杖縣監梁允信吏佐盧守愼臺諫李首慶李滉黃愽右尹權應挺叅判權應昌李浚慶宋純承旨李文楗縣監安景佑金應貞吏正李元祿芑姪杖禮判許磁已上竄正字韓灝金忠甲林畯亨秀父承旨李潤慶判書愼居寬修撰朴民獻吏正柳昌門臺諫崔益國已上削

奸人羅織陷人之術未有如芑等之巧密矣囊書之僞撰李德應之敎誘誣服毛麟之謀詞引證如鬼如蜮不可狀言 鷲城雜說

弘文博士安名世曾爲史官修乙巳年間日記直書

不避後日入史局者見之以語李芑指名世護逆賊
修史不實鞫于殿庭名世裂衣幅書疏論自古無殺
史臣之時冀悟 上心陳復昌叅鞫却而不受名世
遂被誅朝服車載而出見者莫不隕淚 東閣雜記

安名世所撰史記一曰尹任等已死註曰梓宮在殯
一日殺三大臣初則曰其心不安只可罷遞後則曰
謀危 宗社果可以服人心乎二曰 王大妃曰如
白仁傑輩註曰辭甚厲悪之三註曰諸臣之在 上
前者爭言自在潛邸時極其推仰常有願死之心群
言雜起口之鈍者或爲利口所奪而獨兵曹判書李

李芑

芑嘿無一言盖以首事之人爲無以加云及正郎韓
智源激之以發其史記遂就鞫獄臨刑其友安自裕
飲之酒以訣名世曰好在仍顧謂家人曰勿教子讀
書有二子皆不知一字云 寄齋雜記
芑等陷尹任柳仁淑柳灌及 王孫瑠等亦知後世
公論有不可掩者乃許于 文定請追覽史草即日
收覽則史氏有 王薨七日用不去滓豆粥是日李
芑爲相殯側殺三大臣之筆 文定大怒即殺史臣
安名世名世爲人英特俊邁棄市之日市人皆笑士
亭李之菡平日與名世交道特厚是日握手相訣芑

李㷧

將陷退溪揚臂大言于同僚事將不測芭兄子元祿
涕泣極諫只削職天以斯文畀之於斯人芭雖不道
其於天何鷲城雜說

李㷧當初有擇賢之說其說傳播李相浚慶爲保全
門户計令中悅上疏自明李判書潤慶時在政院貽
書責其子曰我每以李㷧爲生病之人責汝勿交今
豈可責友求生月汀漫錄

尹潔字長源號醒夫與綾原尉具思顔爲蔥竹友安
名世之死具有力焉尹心究之一日與思顔飮於蠶
頭問曰名世坐何罪而死因賦詩曰三月長安百草

香漢江流水正洋洋欲知聖代無窮意看取王孫舞袖長思顔詣闕奏之　文定震怒命棄市尹之就囚也道遇思顔呼之曰具君是誠何事耶思顔鞭馬避之馬驚而墜卽死史氏曰思顔之誣搆尹潔也自以爲得計豈知其死乃先於尹也詩曰不畏于人不畏乎天信哉　涪溪記聞

君子交遊不可不審如宮禁戚里之人則不論善悪而必遠避之可也尹潔善士也嘗與綾原尉具思顔友善一日赴綾原家乘醉語及時事曰乙巳陷辜之人豈無橫寃傍有人預聞之漏其言於元衡則不旋

柳堪

踵而將有赤族之禍綾原懼其及己先告之潔陷死此亦為後人之戒 鶖城雜説

柳堪字克任甲子直臣軒之孫禀性嚴毅外坦内確尹元衡倡起邪議至斥 仁宗大王為未逾年之君不欲禮祔太廟言官至嘗封駁而為虐焰所制未幾停止堪適以親癠在告既出仕則抗直争辨棘棘不阿終致儒臣協力事歸於正當路之猜恨固已久矣是時令中書局印出武定寶鑑吏書郎官等欲印私件堪以正郎言書中紙地不敷豈必印此書乎佐郎韓智源語李芑曰堪以此書不足觀也又芑之侄兵

書正郎元祿憂芒戕害士林窃言觀叔父所爲異日恐爲家禍此言泄於人兩司劾堪元祿請竄 慈殿敎曰觀堪元祿所言則其懷異心明矣拿因決杖一百極邊安置 明宗末年命放還 乙巳記聞

柳仁淑誅死後李延慶以事到京城鄭順朋往見叔懷曰君少時與原明（仁淑字）交遊嘗謂伏節死義之士今何以死於此延慶答曰吾則謂此乃死節者不知其不是也順朋色變而去柳斯文貞在傍慷然曰虎前任舞人皆危之云何爲發此言以賭禍耶延慶笑曰耳齡（順朋字）狡黠殺原明爲子孫計也如余則徒得

尹元衡

殺友之名無利於己吾無患矣果不害焉 乙巳傳聞錄

尹元衡 文定王后之弟也爲人陰毒嗜利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長而無子 明宗幼爲大君 仁廟之舅尹任與元衡及其兄元老有隙金安老用事以保護東宮爲名欲以傾中宮以張其勢乃奏放元老兄弟于外大小尹之說自此始安老既敗元老等還朝流言日播 仁廟甚不自安 文定亦以明宗爲危欲托外臣以自固於是李芑陰進安固之計以結于元老兄弟及 仁廟賓天 明廟卽位元

衡等欲乘時搆禍乃與李芑鄭順朋林百齡許磁金光準等潛謀造語曰柳灌柳仁淑尹任等欲謀反逆廢 主上將立桂林君瑠且憚鳳城君岏之賢亦指以為奸臣所推戴遂告于 文定下密旨起大獄士類盡殲遂錄衛社功於是元衡之勢大振又恐元老爭權嗾有司論罪竟賜死矣權射利無所不至又黜其妻以妾蘭貞為妻甚嬖之士林咸憤莫敢發言大司諫朴淳首發啓削元衡職放于外尹春年亦以衲

元衡罷職 石潭日記

尹元衡畜窃國柄漸非朝夕 仁廟臨御莫敢售其

奸嘗點燈佛社以祈 聖曆之不延又於木覓山神祠夜有燈燭之光有人潛伺之則元衡手自焚香點燈頂禮神座以祝祝辭凶慘不忍聞又於宮中埋木偶人爲媚道壓勝之術蓋人之壽夭雖曰一係于天而 聖壽之不遐或者疑爲妖術所中究元衡心跡直欲臠肉 嶺南野言

尹元老元衡既得志兄弟爭權相軋且元老憤不得參功臣多發怨言兵書佐郞尹春年上疏論元老罪惡其略曰衛將尹元老賦性奸邪受氣貪濁與人言每發我欲得志必殺尹任之語或指 仁宗爲愚暗

或祝 仁宗早夭事事皆稱內應言言皆托內旨又曰九年之內訕訕以為 大王大妃為驪姬者此豈獨尹任搆之也實乃元老成之也又曰當 仁宗大漸之時與主簿李建陽占其吉凶幸其不吉及其賓天之後謂綾原尉具思顏曰 主上薨逝吾之心火滅矣且語臣曰汝以今日之功臣為可固乎李芑年已七十餘矣許磁鄭順朋皆有病其能久存於世乎 大王大妃丁丑年冊封今三十年矣 大妃豈能久乎云云此皆臣子所不忍聞請正法 上招大臣示其疏罷元老職尋遠竄賜死 竹窻閑話

尹元衡 [handwritten margin note]

詩 [handwritten margin note]

尹春年投疏以為尹任　殿下之逆賊元老　仁廟之逆賊史氏曰後來元衡兄弟雖携貳當初則一心也元老旣為　仁廟之逆賊元衡獨不為　仁廟之逆賊乎 月汀漫錄

尹元衡妾蘭貞炊飯數斛用數䭾馬載往豆毛浦等處投之於水欲為魚施每一年至二三度聞者以為棄民之食施江魚棄此與彼之偏不亦甚於烏鳶螻蟻之閒乎嘉靖乙丑豆毛浦漁人渇一白魚其太如船獻之於朝咸以為變異之大成均館有一上舍生戲曰彼以大形之物不能自食貪相公之施自海遠

来竟為漁人之獲可憐也或曰其魚自海遠行至江而死元衡之衡字乃行魚而魚之死乃元衡死之之兆云 稗官雜記

文定既薨平日嫉元衡者並起攻擊而 上只出門外蓋欲全私恩也元衡既出門外婢僕皆散只携老奚二三妾蘭貞 曾封貞敬夫人 歸海西小瓶盛鴆酒以自隨平日偶識碧蹄驛吏一日謂驛吏曰如有拿命須為我先通驛吏誤聞金吾郎向海西奔告元衡曰拿命已下都事先聲已聞是夕元衡飲鴆自殺鄭彥慤亦以馬逸折死蓋罪通于天自有陰誅此兩奸之死是

也 嶺南野言

鄭順明在己卯間爲清議所容及乙巳黨李芑和附陰謀人皆指目爲元兇其子礦諍之不已順朋泣而言曰余豈不知哉但一動一靜之間便生赤族之禍余不幸當此大變罔知所措蓋人之爲惡有二強戾狠猜陰賊喜殺者惡之剛者也知其爲惡之不可而慆於積威而爲惡者惡之柔者也順朋之惡是惡之柔者也 鷺城雜說

李芑素爲物論所不容欲因緣戚里以爲内外締結之謀嘗與族孫韓景祿仕爲心腹互相往來潛通密

林百齡

簡連屬於景祿之家自以爲得計而人莫之知也芑與柳仁淑俱爲景祿之族而其時皆爲判書一日芑使景祿有內通之事景祿以答簡授其奴傳致于判書家其奴誤傳于仁淑仁淑見其書得秘詭之跡言于人遂傳播於士林聞芑因此怨仁淑入骨乘機搆陷橫加誅戮遂詑於人曰殺此賊我心快焉 乙巳傳聞錄

林百齡與尹任同在一閙嘗爭娼妓玉梅香者百齡妬娼中任以逆謀乙巳之禍端在於此又誅任之後孥其妻妾分賜功臣百齡求玉梅香爲婢終售其計

許磁

世以此益憤其邪毒 乙巳傳聞錄

林嵩善百齡許判書磁當初同參忠順堂之對謂以任等不自安遞罷灌仁淑竄任而已厥後因鄭順朋之跡遂以謀危 宗社論以謀逆正刑錄勳之後頗有伸救士類之意至曰謀危 宗社罪名過重磁則嘗曰我其不免小人矣且論陳復昌反為尹元衡所劾而竄死嵩善則未久赴京道卒林亨秀在濟州聞訃痛哭曰斯人死我其死矣盖以嘗保護只使謫官也 寄齋雜記

許磁少從學於金慕齋之門有時望初雖與鄭順朋

等同事而至加以反逆魚肉士類非其本心故罪灌等之時論其以謀危　宗社爲罪名過重厥後每有伸救士林之言常自歎曰我其爲小人矣多稱疾避事及陳復昌拜司諫磁詆論復昌生地寒微賦性奸回司諫重職也國政顚倒物情憤激而無一人爲啟下言之者云云大司憲尹元衡劾磁托以憂國陰護凶徒排斥爲國之人罷職後加罪遠竄而死東閣雜記

許東崖磁爲吏判時不聽請囑李芑因此作嫌嗾司諫李無疆劾之許磁於柳灌柳仁淑論罪之後自以

爲無功天地鬼神不可誣云三公啓曰磁與閔齊仁締結邪議及齊仁得罪然後又結宋純等鼓動異論此人爲邪論之根柢竟竄洪原 乙巳記聞

金明瀏少有善名以賢良薦擢科及薦科罷後明瀏還着儒巾入場屋復登第乙巳之難希權奸旨誣啓鳳城君岏桂林君瑠潛窺大位於是巨禍彌天士林網盡及 明廟末清議復發群奸勢衰明瀏乃於經席啓曰乙巳餘黨多有冤枉請稍伸雪以慰人心及曹植李恒等之被召也明瀏欲阿善類白 明宗曰此輩當授以臺侍之任其隴斷之術老而益巧士

閔齊仁

林憤疾之白仁傑見明亂曰公是千百億化身人以爲的論 石潭日記

金叅判鸞祥乙巳名士也嘗以正言在家大憲閔齊仁在洞內年紀絶高而善類誅殺之後自知爲年少清論所不與常不安於心一日赴仕歷入金公家先投名緘俄有一小婢持而出曰方梳頭姑立門內閔大慚恚卽命還家歎曰我爲人所挽不忍一朝之死終見辱於隣里少年尚誰咎哉閔陛二相常自憤恨對人歎曰當初直欲黙任而已豈知轉輾至此乎錄勲論賞豈不愧乎語淺削勲奪其官爵 寄齋雜記

李晦齋彦迪負一時重望而時事無可言者故未發一言人或未厭於心生員徐時雄麁直人也時在泮中以書抵鄉友曰迪(指晦齋)效伏馬橃(指權公)獨抗疏時人皆笑其狂直今觀先生一綱十目疏可貫金石豈若徐之所言哉(鰲城雜說)

李彦迪守復古博學能文事親至孝好玩性理之書多所著述深造精微但乙巳之難彦迪欲周旋陰救士類故不能直言匡救而迫于權奸作推官以拷訊善類至於錄功郭珣被刑訊仰見彦迪作推官乃歎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之手乎彦迪後悔遂與權奸

權撥

許磁 又見上

立異竟得罪削切遠竄而卒 春坡日月錄

權撥於乙巳之變為兵曹判書柳灌柳仁淑等初被竄謫撥抗言竄逐大臣非其罪辭甚切直李彥迪以院相在政院見撥啓草驚曰若如此則尤挑禍階乃抹去其言辭之尤切直者撥抱膝而歎曰如此抹去則寧可不啓彥迪卒改藁以啓猶被　文定之怒被謫而卒 石潭日記

白參贊仁傑與許磁為隣交契甚厚許得異味必以分知白貧故也密旨初下人情洶洶大憂閔齊仁大諫金光準等受元衡風旨蹤跡詭秘莫保朝夕許請

白仁傑

白具朝飯問曰明日臺諫將論啓子有老母奈何白曰既許身于君安可顧私許多般誘賚白竟不從許歎曰明日子必死矣白辭出許執其手曰明日是子爲君子我爲小人之日也由是觀之小人之爲小人小人亦自知之矣 涪溪記聞

白休菴登第以正言拜昌平縣令爲老母日設宴遂得不治請監司崔輔漢黜之崔被劾於白人多言其報復 仁廟初崔以國恤挾妓坐廢 明廟即位初大赦崔復叙臺諫請論之白爲獻納不可曰崔之挾妓出於風聞難知其眞君子勿爲已甚何可復錮人

於聖世崔遂免崔深惧白之逞憾而白堤然不以為意崔甚德之客啓禍起臺諫異議者多死白首罹于綱而得免者崔之力也 浯溪記聞

宣廟庚午李浚慶白仁傑等前後力請 上命削奪李芑鄭順朋林百齡鄭彦慤等官爵伸雪柳灌柳仁淑等叛逆之名至丁丑 命追復尹任柳灌柳仁淑等官爵仍削尹元衡等偽勲

尹任柳灌柳仁淑等伸冤傳旨略曰尹元衡以凶狡之人處肺腑之親與尹任權勢相傾互生猜嫌及仁廟禮陟 明廟即祚則元衡揚臂肆毒尹任特一

杌上肉也芑順朋百齡等相與附會始以任為不自安而濯等為稍存形跡而投竄之敢效嚀卞之遺智詐為謗書驚動宮闈遣元衡妖妾於大內簧鼓邪舌及順朋之跡上而任濯仁淑一時誅戮叛逆人臣之大罪不取服而定罪可乎又有曰明澈密告以任至親之瑠以致人惑以公反之屹以致人疑巧為機穽終見大獄林百齡誘德應而誣服安世遇救毛麟而為證　梓宮在殯恣行杖烙咫尺禁庭血肉狼藉先王至親橫罹戕殺　仁廟外舅噍類無遺端人正士駢首就戮又有曰鄭磏以順朋之子泣諫憂傷而

鄭彦慤

死元祿以芑之侄面爭而未免迸黜史筆秉直安名世趙璞竟被誅竄當初許磁首謀之人於錄勳之後以天地鬼神不可誣之辭自底竄謫閔齊仁自叅勳籍自知未免為小人之歸悔恨之心發於辭氣人心難誣舉此可知 乙巳傳聞錄

明宗朝丁未鄭彦慤誣成壁書獄

丁未九月副提學鄭彦慤以一封書入啓曰臣彦慤女子從夫歸全羅道矣至良才驛見壁上有書重閔國家故取來封進 上命招三公仁鏡芑順朋等及許磁閔齊仁尹元衡金光準等下彦慤所進書示之

以朱書之曰女主執政於上奸臣李芑等弄權於下
國之將亡可立而待豈不寒心哉云云仁鏡等啓曰
見此書非迷劣者所爲也近來邪論飛騰此書不足
取實然見此則邪論之騰不虛矣仍列書應罪人分
輕重入啓鳳城君岏宋麟壽李若氷一罪李彥廸鄭
源李煇等極邊安置林亨秀盧守愼丁熿柳希春金
鸞祥等絕島安置權應挺權應昌鄭惟沉李天啓權
勿李湛韓澍安景祐遠方付處權撥宋希奎白仁傑
李彥忱閔起文李洪男尹剛元趙璞安世亨安謐等
付處生員許忠吉言於館中曰李德應不能忍杖伏

招而已乃虛事也豈其實乎請拿問答曰如啓忠吉
三省推鞫刑訊六次不服遠配彦懿又獨啓林亨秀
與尹任同里閈如爪牙腹心每曰尹元衡當殺大言
於廣坐之中與尹任同心尤可知矣只爲竄謫似歇
慈殿褒之曰良才壁書行人見者非一而甭獨来
啓可嘉林亨秀罪同罰異予甚恠焉命賜亨秀死梁
允温坐尹任謫海南彦懿爲全羅監司以允温出門
官府狀啓拿来死杖下彦懿後爲京圻監司落馬一
脚掛鐙不脫馬且奔踢頭腦及骨節破碎而死人咸
快之以爲天道有知太史公曰彦懿以虛菴之侄乃

林亭秀 又下又下

至如是耶 東閣雜記

林亭秀以濟州牧使罷歸羅州未幾賜死禁府郎馳至本州前例州官同進莅殺時適牧使判官皆有故梁斯文喜為州教授進去亭秀出跪聽傳教請入辭其父母而死愍而許之既入慮其難於訣別致延晷刻使視之則亭秀不復入内只於庭下再拜而出其子年未十歲召戒之曰勿學既去復召語之曰若不學書則為無識之人學書而不應擧可也乃死亭秀能文章善射美風儀氣岸卓犖時稱國器曾以修撰出拜會寧判官撫綏藩胡得其心後姜知事暹朝京

路遇進貢胡人蓋近我國而居者也問通使曰倷國林亨秀安在未及對曰亨秀好人也聞倷國殺之云然否通使無以答 東閣雜記

林錦湖亨秀多才好氣直向無前乙巳忤元衡出牧耽羅元衡置酒以餞公素喜飮元衡勸之多酌公持盃昂然曰公果不殺我我當盡量元衡色變而止公竟賜死人謂執盃之言激之也 紫海筆談

林錦湖亨秀爲人牢落軒昂氣蓋一世且有文武才退溪先生一生每歎林公之爲人曰奇男子也死非其辜冤哉冤哉權忠定撥在謫所一日聞林公死呼

宋麟壽

酒滿酌痛飲數椀曰此子亦死也失聲而笑 鶩城雜說

宋麟壽爲人忠孝幼年丧母時未學禮任情過哀所伏苫席因淚必腐燕棲廬幕其雛皆白色人以爲孝誠所感及立朝名重一時 仁廟初年士林倚麟壽爲重而麟壽不量時事欲做三代事業羣奸側目竟得重罪壁書之變李芑等會賓廳錄罪人名黜其當死者至麟壽名芑大黜之鄭順朋曰惜哉此子急戇人也芑顧曰鼓擇賢之說者不死而何順朋無語麟壽遂死臨死捧毒藥自思良久曰我不知何故至於

死也其後芑語人曰宋麟壽豈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可拘小仁譬如作室欲作基址則雖有好花果不得不修治也 石潭日記

宋麒壽圭庵之從弟也乙巳之變有人以綱打之計言于麒壽曰圭庵將不免奈何麒壽曰園中荊棘蕪沒而其中有一朶梅花則豈以傷梅之故不芟荊棘乎許遂決麒壽竟叅衛社元勳在朝之臣目之 鷲城雜說

尹元衡謂宋麒壽曰圭庵獲罪而死心實未安麒壽答曰特地梅花豈能久存人之生死莫不有數何恨

之有 乙巳傳聞錄

李大憲瀣字景明退溪之兄也性敢於有為嘗以功名自許李芑 仁廟初新除右相公劾遞之貽書退溪責以一向恬退何時展盡平生所學耶退溪亦貽書勸其還鄉自守公嘗為忠淸監司有忠州徙民崔賀孫者竊取一鄉品官鄉會名目將上變為人所捕告邑守李致轉報監司公以其誣罔冀倖命殺之李洪男嘗有嫌於公乃嗾臺諫誘以滅口護逆拿公下獄受訊道死時尚盛夏屍體糜爛自古受禍之慘未有如此者退溪長往之意於是乎浩然不回矣 寄齋

李若氷因壁書獄賜死子洪男亦坐謫寧越其弟洪胤乃尹任之婿也居忠州己酉四月洪男在謫所通書于舍人鄭惟吉校理元虎變言舍弟洪胤剛戾自用怨謗朝廷交遊術士作禍必矣欲以自達於朝而不得奈何惟吉乃其友婿虎變即妻兄也惟吉虎變詣政院進洪男之書於是拿鞫洪胤辭連死者甚衆初不知洪胤面目而死者亦多忠州一邑幾空康上舍惟善有志槩士林推重亦入於洪胤之招杖死人皆痛惜洪男放還除職惟吉虎變等並論賞今上

康惟善

初其連累之人皆昭雪放釋洪男削職而死 東閣雜記

康惟善號舟川力學能文章爲士林所重 仁廟初踐祚以館學生上疏請伸雪趙靜菴之寃己酉名出李洪胤之供辭就鞫死於杖下子復誠以才行薦用官至二品 乙巳傳聞錄

李樑以 中殿之舅貪權喜事迎合 上意驟陞二品締結黨與如李戡尹百源高孟英金百鈞等爲其腹心爪牙勢焰翕赫人莫敢正視樑之子廷賓愚騃不曉文倩人作表遂占魁科數月之內歷敬清顯欲

李㮾

做吏曹郎時吏郎尹斗壽不肯薦㮾聞之大怒吏曹郎官惧其威竟薦之及㮾為吏判㗖大司憲李戡等欲陷士林啓請黜竒大升尹斗壽朴素立尹根壽等皆奪官爵李文馨許曄等皆得罪盖竒大升有名士林間李文馨許曄為士林所許尹斗壽朴素立為吏郎時見忤尹根壽亦議論明白故皆為所忌故也於是士類惴惴莫保朝夕府院君沈鋼甚不平招副提學竒大恒語㮾之失大恒初附㮾及聞鋼言乃悟與同僚上劄論之竄㮾等于四裔 石潭日記

李㮾 國舅沈鋼之婦弟也為人愚而多氣儕流皆

嗤笑之 明廟驟加羅擢自小官不數年陞正郎蓋
其時尹元衡擅威福 明廟内畏之欲植樑以敵元
衡也樑怙寵驕横勢焰薰天一時嗜利之輩靡然趨
附如李戡權信高孟英金百鈞李鋼等爲其腹心爪
牙金明胤鄭士龍元絓兪等崇品之人巧諛納交醜
然無恥愼思獻本邪媚之人納賄士龍賣題得科因
公論削科丏樑而復科事之如奴尹百源乃元衡之
侄也怨其父元老爲元衡所殺亦附於樑樑之子廷
賓愚騃不學癸亥謁聖親試擢魁中外藉藉皆言其
術得之未踰月薦拜銓郎俄而樑除判書以相避而

遞廷賓囑諸同僚薦柳永吉為其代盖其密友也其
時正郎朴素立佐郎尹斗壽等不從其言廷賓御之
又如李文馨許曄不肯附樑奇大升尹根壽以後進
為士類推許樑黨忌之於是李戡為憲長劾文馨曄
素立斗壽根壽大升等浮薄相扇削職黜外沈義謙
樑之甥也初出仕路欲反樑所為時奇大恒為副提
學亦樑之黨也及樑斥逐文馨曄等物情大駭義謙
欲去樑密議于大恒大恒知鋼已通于 內殿淂其
微旨乃率舘僚上劄劾樑罪悪 上即允之又叙用
文馨等未幾加罪樑戡思獻信翊百源等遠竄孟英

百鈞配中道士龍緣僉廷賓及李彥忠李重慶黃三省趙德源高敬命李成憲姜克誠尹仁涵等或削黜或罷職有差 東閣雜記

李樑 仁順王妃之表叔也 明廟惡元衡之專擅欲擢樑以閒其權樑挾其勢欲入銓時天官郎洪天民不從堂上有爲樑左右之者每謂之曰洪郎獨秉銓筆無乃有勞陰勸引樑爲援洪輒薦他人凡被銓薦者 上輒黜之蓋天意在樑也朴判書好元新陞典籍洪以朴應薦 上托以關西飢必須良宰拜朴龍岡縣令洪亦不肯薦樑樑亦無可奈何要入中書

朴大立爲舍人拒之甚力 上乃超拜應教故事惟直提學擬承旨而宗簿正以宗師輔德以春坊長並擬而已至是 上欲速用樑命玉堂東壁兩司亞長並擬承旨遂擢樑爲承旨因爲例至今遵行而宗簿正輔德之擬遂廢 浩溪記聞

明廟既委任元衡元衡威福既盛莫之敢撓則又引李樑使畜元衡樑與元衡所争者權柄也一小人雖除而一小人又入則小人何時而去耶樑之擅兵國柄也 明廟已有難制之患親策取士特以進退賢邪出策題奇大恒逆知 上意沈義謙亦承密旨乃

羡之一時咸快之然槐里折檻之日亦逆知主意耶可愧也已 鷲城雜說

明宗朝記聞

仁廟將祔廟 世祖當遞遷命東西班二品六曹叅議以上議之皆以爲 仁廟祔而 世祖當遞 上答曰 世祖乃當代四親之主功亦莫大遷之未安欲於延恩殿別祔 仁廟何如領府事洪彦弼等論其未安至於四啓始允之過數日復招大臣等諭以世祖不可遷 仁宗祔延恩之意尹仁鏡等即回啓以 上教爲切當大司憲安玹大司諫李蓂副提

學周世鵬等伏閤論 仁廟不附文昭未安之意或
啓或劉太學生鄭琚等亦抗疏論之竟不允今 上
朝明宗祔文昭時因相臣李浚慶等議並祔 仁廟
以 仁明二代爲一室 東閣雜記
妖僧善雨多識諸經能詩善屬文居春川清平山遠
近釋徒尊信之嘉靖中 文定垂簾設奉先奉元兩
宗當時釋徒聽善雨訓誨而設無遮會于奉先寺而
着錦袈坐上座有一老僧弊衲百結顏色枯槁扶錫
末至而望見趍進拜伏不敢仰視雙瞖流淚老僧平
立以錫款之曰噫吾不料爾至此不交一言而去而

索然不歡者累日衆咸異之及　文定昇遐李珥及
太學生交章論之竄濟州牧使邊協令擊殺之 於于
埜譚
舍人金弘度應教金繼輝以才華意氣自少相善而
弘度踈脫不拘檢且喜言人過與司諫金汝孚交惡
執義金戣嘗以汝孚隱過言于弘度汝孚聞之又言
弘度方居喪往倡家醉倒轉輾相許汝孚遂與其黨
大司諫金百鈞司諫趙德源論之竄弘度于甲山繼
輝削黜金戣至於下獄杖竄汝孚既得志行事恣横
人皆側目領相沈連源啓曰金汝孚敢以私怨自相

曹植

攻擊使朝廷不寧請罪之汝孚德源削黜百鈞罷職
朴民獻亦以迹涉兩門並被削奪 寄齋雜記
曹植字建中性耿介少業科舉而非其所樂一日於
漢城訪成守琛守琛構屋曰嶽峯下謝絶世故植樂
之遂歸鄉不仕居智異山下自號南冥嘗危坐一室
遇睡思則按釰不寐釰首有銘曰內明者敬外斷者
義閑居既久澄汰慾念有壁立氣象 明宗朝與成
守琛同徵拜丹城縣監時權奸當國詿誤 文定故
植無意於仕宦因上疏辭職兼陳時弊有曰慈殿塞
淵只是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不過 先王之

李滉

一孤嗣又曰音哀服素亡象已著　明廟不悅以爲
辱及　慈殿猶待以逸士不加罪臨亡謂其學徒曰
後人以我爲處士則可矣若目以儒者則非其實也
門人多介士而金宇顒鄭逑鄭仁弘最著石潭日記
李退溪滉字景浩性度温醇少以科第發身晚乃志
于性理之學不樂仕宦乙巳之難李芑忌其名奏削
官爵人多稱枉芑還奏復爵滉見群姦執柄累辭不
就　明廟嘉其恬退累加其階以至資憲滉卜居于
禮安之退溪因以自號衣食僅足味於淡泊李年築
室于陶山　明廟末屢下召命滉固辭不至　明廟

林居正

以賢不至嘆爲題命近臣賦之又命畫工模滉所居陶山爲圖而進之滉之學曰文入道義理精密一從朱子之訓學者有問輒罄所得亦不聚徒以師道自處也其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不敢毫分蹉過其僑居漢城也隣家有栗樹數枝過墻子熟落于庭滉恐兒童取食拾而投之墻外其介潔不可尚已 石潭日記

明宗朝壬戌討平海西賊林居正

强賊林居正楊州白丁也性狡黠且驍勇與其徒數人起而爲賊焚燒民居亂搶牛馬自圻甸至海西一路吏民與之密結官欲捉捕輒先漏通是以橫行無

忌官不能禁朝廷使宣傳官哨探賊倒着麻鞋使見
者入則謂之出出則謂之入以亂其跟跡宣傳官往
九月山見其跡以為出而徑還賊在後射殺之朝廷
又使長淵甕津豊川等四五官武臣守令領兵往捕
聚于瑞興吏民已通之夜率六十餘騎乘高俯瞰亂
矢如雨五官軍不能支潰而歸宗室端川令善吹笛
行到開城青石嶺被拘賊問曰爾為誰也得非善吹
笛端川令乎曰然令取笛吹之時月正明賊數十環
擁而聽之笛是鶴脛體短而韵響清越出自袖中奏
之作羽調賊聞之咸曲踊飛動有衝天之勢徐變而

作界面調曲未終皆噫噓歎息至有涕泣者居正觀諸賊動靜急揮手止其笛曰宗室之人留之無用可使送還仍解其所佩小刀給之曰道路如有梗以此示之翌日到長湍果有數騎欲犯之見其刀嘖嘖而散曰何從得此乎自後形勢越大數百里之間道路幾絶朝廷以南致勤為討捕使出鎮于載寧郡賊領衆入于九月山只率親切驍健者餘皆散遣分據險阨以為拒捕之計致勤盛集軍馬漸逼于山下使一賊不敢下賊之謀主徐林知終不免遂下山來降盡言其虛實乃進軍搜林剔藪而上諸賊皆降五六終

始相隨使徐林往誘之既來盡斬之居正越壁而逃
致勤令自黃州至海州盡蕟民丁作人城自文化至
載寧一户一幕箇箇搜探賊始計窮投入一村家致
勤進園之居正劫其家主老嫗曰汝不急呼而出則
當殺之遂呼賊而出則居正帶弓釰爲軍人狀拔釰
逐其嫗出曰賊已走矣諸軍不知彼爲賊魁一時齊
呼喧聒之中已扶下一軍士而奪騎其馬馳入衆中
亦不知何人奪去也俄有一人徐出陣向山後去曰
卒病欲卧治一人曰安可離陣一步此可疑也五六
騎追之徐林遥呼曰賊也亂箭射之創甚乃曰吾之

此計皆徐林所爲也徐林徐林終能投順乎盖憤其先投降欲以見戮也賊䕺三年五官見殘官軍敗潰動數道之兵僅能捕一賊而良民死者罔有其極其時軍政之玩愒良可嘆也寄齋雜記

丁卯定策顛末記聞

順懷世子旣薨　明廟教河源河陵　宣廟及諸王孫于宮中一日命寫字以進諸君或書小詩或書聯句　宣廟年最少獨書忠孝本無二致六字　明廟大奇之一日又使着翼善冠曰欲知汝輩頭大小也諸君以次着之　宣廟兩手奉冠置　御前叩頭曰

閔箕

此豈常人之所可看也 明廟益奇之遂定傳授之
意 浯溪記聞

乙丑 明廟不豫而儲嗣未定中外遑遑閔政丞箕
時在卿位密謂首相李浚慶曰 上疾彌留公當國
何無社稷之憂李公大悟入請繼嗣 天語已不可
辨 仁順王妃曰順懷世子卒後 上見德興君第
三子歎曰真人已出我子宜死浚慶曰天意在此遂
命將扈衛于 宣廟潛邸 明廟不知也疾間開筵
閔箕自請以特進官入侍李公頓首於 上前曰王
候違豫舉國恐懼皆以國本為憂臣待罪大臣不得

不為宗社計　王色不悅曰予病豈至於死而大臣
預為此事歟閔箕自袖中出大學衍義定國本卷進
曰大臣謀國豈顧身計古今亂亡恒由繼嗣不定若
觀此書則　聖上當自知之　明廟諦觀色始康曰
首相以身徇國可謂社稷之臣矣仍命經筵講大學
衍義賜閔公豹皮　宣廟登極閔公首入相府 浯溪記聞
丁卯　明廟疾大漸夜三更　中殿急召大臣李浚
慶沈通源等與承旨史官入寢殿　上已不省事浚
慶等進前大聲曰臣等來　上不應使史官書二人

名擧于 上前亦不視無如之何浚慶等乃啓于
王妃曰事已至此當定社稷之計 主上不能顧命
中殿須有指揮 王妃答曰乙丑年危急時曾以
王命下封書當以其人為嗣二人拜曰社稷之計
定矣𢧐而二人出左議政李蓂亦至會于賓廳是曉
聞笑聲 上已昇遐矣大臣使都承旨李陽元同副
承旨朴素立注書黃大受及侍衛將士迎新王于德
興邸陽元只受往迎之命不問迎某君而出往黃大
受執陽元帶問曰何以不問當迎某君耶陽元曰已
定之事不須問也大受曰雖已定不可草草乃問大

臣曰當迎德興君第幾子乎大臣曰河城君也大受
遂俱書第三子于紙擧示大臣而袖出陽元等至闕
門無馬從德興邸在社稷洞去闕西門不遠陽元等
欲步進大受曰事雖倉卒不可失儀以駭瞻視陽元
曰何處得馬時百官多入闕散失馬從在門外大受
乃得馬從與二承旨俱騎至邸則侍衛未集雜人闌
入天曙衛士始至陽元不明言迎某君只呼 上舅
鄭昌瑞通謁而已大受曰當通謁于誰耶如此大事
不可糊塗今必須親見然後乃可扈衛陽元不從閔
昌瑞曰何君裝束乎昌瑞曰前日所定河城君也大

受復力言當先見天顏陽元等乃請見時雜人妄言
扈從者當錄功於是全集記名以授宮奴朝士亦有
求錄者宮奴以錄名之簿授大受曰嗣子命藏之矣
大受曰嗣子今日豈有命令耶宮奴乃授朴素立素
立受之日高陽元等皆服黑衣侍衛之士皆服吉
上着白衣烏紗帽入景德宮恤宅羣情大安素立以
錄名紙到政院人多譏誚素立謬曰吾以爲屑封耳
厥後臺諫啓焚其錄劾罷陽元等 春坡日月錄
明廟昇遐無嗣李東皐浚慶爲首相左相沈通源
仁順王妃之叔父也以藥房提調在闕中恐有異議

家令鎖其門定策迎 宣廟僥倖扈衛功者多奔走焉途路為之塡塞李斯文志剛後至曰小人亦來矣注書黄大受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姑退人多快之時有授録功之書者浚慶曰從 先王治命群臣何功焉授其書于火 浯溪記聞

李東皐既受顧命出賓廳令兵曹整部伍禮曹修迎立儀李政丞陽元時為都承旨請召三司長官参預東皐勵色曰我以首相承遺教君招三司將欲何為李公惶恐失措 宣廟即祚有欲罪李陽元者東皐絶之曰李公只欲敬慎大事而已豈有他意議遂沮

許李浚慶

李陽元終不自安求出為安東府使 宣廟不以為嫌竟至大用昔宋英宗不罪蔡襄猶以為盛事 宣廟不惟不罪大用而不疑德冠千古可為帝王之大法也 浯溪記聞

許天使國道聞我 國恤且聞 國王無嗣心甚憂之問於譯舌曰領相李浚慶何如人而國人之信重如何對曰浚慶素賢且國人之素所敬重者也許曰然則無患矣大國之人所見盖有卓爾者耳 春坡日月錄

宣祖朝記聞

宣廟即位之初 上之乳母乘有屋轎入闕見 上有所干白 上不悅聞其乘轎乃叱曰汝豈可遽乘有屋轎耶命黜之乳母步還其家 竹窓閑話

宣廟聖智出天凡邊事規畫皆自睿斷備局諸臣每有下問以 上教允當覆啓而政院奉行不及往往惶恐待罪故其時語曰惶恐待罪承政院 上教允當備邊司 芝峯類說

宣廟朝內璫李鳳貞嘗昵侍龍光供奉筆硯聞頗得宸翰餘法李東皐浚慶時爲首相馹召鳳貞責之曰汝以內侍模習 御筆將欲何爲乎不改當有重

刑鳳貞大俱效松雪體以變之　宣廟聞而喜焉 月窓夜話

貞淑翁主　宣祖大王女也東陽尉申翊聖之內也嫵其庭除狹隘告之於　上曰隣家逼側語聲相聞簷宇淺露無有碍隔願得價而買其地　宣廟下敎曰聲低則不聞簷隔則不見庭何必廣爭人之居處容膝足矣曰下亂簾二部曰懸此以蔽之可也翁主遂不敢加占 公私聞見錄

宣廟戊子年間都下士子百千朋聚佯狂作恠歌舞笑笑不以為羞赧恣為鬼魅巫覡之狀極其幽駭名

之曰登登曲名家子弟之如鄭孝誠白震民柳克新金斗南李慶全柳永起鄭協金誠立等三十餘人爲之倡人以爲亂亡之兆是歲黃胆遍行國內人無不病者 春坡日月錄

上知時事將變欲得卓犖奇偉之士以擬緩急故容貌壯盛有客氣善談論者多由而進如鄭彦信柳永立張雲翼皆不次超擢然所至卒無成效惟鄭彦信頗忠實盡心國事所患無識見多麁率由兵書判書拜右相鄭汝立之亂受栲掠竄死柳永立爲咸鏡監司爲賊所擄削髮而逃歸其餘尤無可述者 西厓雜

李浚慶字元吉自少磊磈不群儀貌雄偉有名多士間立朝清苦自持與兄潤慶同有時望但潤慶外和而內立浚慶外毅而內怯　仁廟末潤慶之子中悅與李煇有私語犯時忌及乙巳難作中悅欲以煇言告變自明稟于潤慶潤慶曰身死雖可惜朋友豈可背乎中悅問于浚慶浚慶曰不可為朋友而自就死地也中悅乃自告于朝而亦不免死乙卯倭變潤慶尹全州浚慶以都元帥鎭于羅州貽書于潤慶曰賊鋒甚銳願兄勿進前少避潤慶答曰吾受國恩當

沈通源

以死報遂以兵赴靈巖助戰得捷人以為兄優於弟也李珥曰浚慶以四朝元老請以律身毅以治事屛黜權奸翊戴 聖君孰不曰賢相乎惟其矯亢自高不能下士積成釁隙遂失令名嗚呼惜哉石潭日記

沈通源連源之弟也於 王大妃為從祖季父也少時累舉不中甚不得意金安老當國通源對策指安老為忠讜遂擢魁科 中廟甚不韙之故未得顯官及 明宗即位以姻戚拔身遂陞台輔為人庸懦貪婪無厭賄賂輻湊門如市肆其長子鐳及季子鏵爭以射利為事集人臧獲財産李樑縱恣實與通源[illegible]

勢相倚棎既敗公論欲發畏其盤根未敢也至 宣
廟初年三司同擧以至三公率百官立庭請竄削爵
石潭日記

宗系卞誣事顚末記略

太宗三年趙溫回自京師說稱祖訓云朝鮮國王係
是李仁任之後云遣使陳奏辨誣輒蒙許改尚未昭
示 中宗十四年李繼孟之回得大明會典以來本
國註云[illegible] 太祖舊諱今名 太祖新諱者
自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弒王氏四王云卽具被誣
事情遣南袞李耔奏聞特允所請降勑諭之三十四

年遣權撥任權勑曰祖訓萬世不刊會典所載他日
纂續可無遺慮 明宗十二年遣趙士秀奏聞十八
年遣金澍奏聞禮部仍刊若干丈付來使知改錄之
意 宣祖六年遣李後白尹根壽奏請特允所請八
年遣洪聖民十年遣黃琳十四年遣金繼輝十七年
遣黃廷彧勑曰已許詳載尚未告成須行之日差官
齎送二十一年謝恩使俞泓之回 帝降勑以會典
本國載錄一本付回遂親行告祭于 宗廟社稷以
彝倫復叙之意親告文廟俞泓等一行及承文院提
調等賜宴于太平館 朝野記聞

宣祖朝沈義謙金孝元東西分黨

上新即位李公浚慶以元老當國頗裁抑新進之士士論不悅微有分朋角立之漸黨論始此既而李公辭相位壬申春疾革上遺䟽大槩以朝臣朋黨之漸為言首言入地臣李某言云云李公殁 上召大臣權轍洪暹等示其䟽且問朝臣朋黨者為誰二公依違兩觧以對時朴應男為大憲洪天民為大諫柳希春為副提學余以修撰亦在玉署外議洶洶謂李公欲害士類以黨論誤 上聽各上䟽劄論之吏曹正郎鄭澈舍人洪聖民亦來會于闕門外欲上䟽會議

疏意澈盛氣言當請追奪李公官爵座中相視無語余曰大臣臨終獻遺疏言不當則下其是非以開
上聽可也豈有追奪官爵之理乎鄭怫然曰行首何顧利害耶余笑曰一身利害固不可顧也爲朝廷議事國之利害有不可不顧今若請追奪則吾恐於國體有害而無利也鄭嘿然不悅余是時知李涵澈字議論平當西厓襍錄

沈義謙 仁順王后之弟也 明宗朝其姑夫李樑專權與李戡等相結構奇大升李文馨朴素立許曄等五六人削職貶黜皆士類也朝野洶洶義謙密通

于 內殿言樑亂政害人不可不去遂令副提學奇
大恒論之一啓卽允樑及其黨悉遠竄而文馨等還
叙自是義謙有名於士林而頗有專擅之漸登第不
五年為堂上朴淳李珥等尤親厚金孝元晚起年少
氣銳議論無所避以為義謙外戚不可柄用義謙亦
言孝元幼時嘗與尹元衡婿安德大交遊寄宿於元
衡家互相訾謗其右義謙者謂之西其右孝元者謂
之東盖義謙居在城西而孝元在東故也李珥屢上
疏言朝臣分裂之患請和恊鎮定而其言嘗主於西
又有鄭澈者剛褊主論尤爭欲坐斥一邉而攻孝元

太峻以爲小人於是士論益激矣未幾有宗室慶安令瑤請對論柳成龍金應南李潑金孝元朋比余以副提學棄官南歸時李珥爲兵曹判書方得時用事輕躁附會之徒日滿其門論議風生人皆疑瑤承望爲此士論與珥相激日甚會北邊有事珥令軍士納馬者免防不啓禀又一日承召到闕内稱病出去於是臺諫劾珥專擅慢上弘文館又上劄比珥於王安石劄乃典翰許篈所草　上大怒命召大臣朴淳金貴榮鄭芝衍問之淳力言珥無失爲人所搆芝衍言珥處事踈謬人言未必皆非貴榮語多侵珥　上怒

曰珥果小人否其直言之貴榮對知人實難臣何必
其爲小人旣退　上以貴榮阿黨不直遞其相識珥
門徒數人從館學上疏訟珥　王子師傅河洛黃海
道儒生申碟全羅道儒生邊士楨及護軍成渾等相
繼上疏言珥忠誠爲奸邪所陷　上輒優奬又有東
邊士人數十餘上疏論珥言前日儒士非公論朝廷
大擾如聚訟矣大司諫宋應漑獨啓發珥少時棄父
爲僧及爭田貪汚等事至以爲賣國小人　上怒遞
其職都承旨朴謹元率其僚金睟甲李元翼成洛等
啓儒生之救珥者非公論　上招入侍衛將鄭復始

權擘爲假承旨命遞謹元等驅出之以朴崇元柳永立金宇顒等爲承旨旣而竄謹元于江界應漑于會寧許筠于甲山以金應南爲濟州牧使拜珥爲吏書判書澈爲大司憲渾爲吏書叅判其他在臺閣攻珥者皆黜補外芝衍疽發背死明年甲申春珥病卒是年大旱言者或爲三竄過中　上猶不納六月盧守愼以左相還朝余以全羅監司特旨爲副提學召還卽陞禮曹判書而士類稍復進用其後謹元死於謫所應漑筠任便居住未久皆死筠字美叔曄之子有俊才而性輕脫博洽書史能文章遊關東山水死於

逆旅聞者哀之 西厓襍錄

金首菴孝元少有文名與尹元衡驕容安其遊嘗訪安于尹家適與沈青陽義謙相遇沈心鄙之金擢科名論甚重論選天官郎衆望皆属於金沈爲叅議引前過沮之其後金竟入天官而有薦青陽弟忠謙冝銓選者金不許曰天官豈外戚家物而沈門必爲之耶盖青陽 仁順王妃之兄也自是朝廷始分朋黨右沈者謂之西右金者謂之東互相擠引朝著不靖有識皆憂之李栗谷珥力主兩黙之論沈爲開城留守金爲富寧府使栗谷䟽論以爲遠近不同難以服

人心移金於三陟而沈出尹完山栗谷初欲調劑兩間而不可得卒未免以身爲領袖戊寅金鶴峯誠一劾尹斗壽尹根壽尹晛而怨始結癸未栗谷當國竄朴謹元許篈宋應漑而怨益深逮鄭澈治己丑之獄而異論之人李潑白惟讓等或死或竄至於崔永慶鄭介清以山林之士亦不得免朋黨之禍愈往愈甚至今未已 浯溪記聞

沈義謙爲舍人時以白事到領相尹元衡家元衡之婿李肇敏與義謙相知引入書室室多寢具義謙歷問是何人所寢肇敏隨問以對其一則曰金孝元臥

具也孝元時未第有文名義謙心鄙之曰安有文學之士乃從權門無識子弟同捿乎決非介士也厥後孝元登魁科才名日盛律身清苦當官盡職朝士爭推奬而吳健薦之尤力義謙前日有扶護士林之力故前輩士類多許之由此有當路之勢吳健欲薦孝元爲銓郎義謙嘸前事輙沮遏故孝元居郎寮六七年乃爲銓郎喜印進清流臨事直行無所回撓後輩士類皆推重之孝元心短義謙嘗語人曰沈也心戇而氣粗不可柄用於是義謙儕輩皆疑孝元銜怨有報復之志或有指爲小人者而孝元儕輩皆嫉義謙

爲害正之人由是士林前後輩不相恊有分黨之漸及孝元爲司諫許曄爲大司諫曄雖前輩而推許孝元故年少士類尊之爲主朴淳有淸名重望而是前輩故人指爲義謙之黨已而曄以淳按獄失體啓請推考物情皆疑孝元欲攻淳以孤義謙之勢甚不韙之鄭澈謂副提學李珥曰許曄之請推大臣者必是扶邪議動搖賢臣使不安其位也玉堂何不言時鄭宗榮爲吏判素非物望澈又謂珥曰鄭銓長豈可存乎珥曰論駁非玉堂之職澈慨歎作詩曰君子辭黃閣小人秉東銓賢邪進退際副學心恬然 石潭日記

沈義謙金孝元之角立也李珥力主調劑勸右相盧守愼兩人並補於外義謙拜開城留守孝元除富寧府使俄改三陟府使時議反以珥爲含糊不明李海壽謂珥曰金仁伯(孝元字)必是誤事小人君不知其用心故於經席不分是非朦朧啓達矣珥曰吾則以仁伯爲好名之士而已不如君等作小人看也鄭澈具鳳齡辛應時等皆以孝元爲小人欲深斥之澈將南歸勸珥斥孝元珥曰彼人罪狀無形而爲士類所重君欲深斥則必連累士類朝廷傷矣終不聽澈乃作詩示之曰君意似山終不動我行如水幾時回慨歎

評

而歸 石潭日記

金宇顒見李珥頗有愛惜金孝元之意珥笑曰觀仁伯有四等一等議論則以爲無狀小人此則李涵輩也又一等議論以爲好名之士此則我也又一等議論以爲雖帶好名意思他是善人此則君輩也又一等議論以爲無瑕之君子此則渠之儕輩也一人而具四等議論人各自是以此做出許多紛爭此亦天也 石潭日記

許曄語李珥曰近日之事良可寒心珥曰何謂也曄曰百年以來外戚嘗執國柄時人耳恬目習以爲當

沈義謙

然一朝年少之士(指孝元)排抑外戚(指義謙)故時人驚恠耳和叔(朴淳)季真(李後白)重晦(金繼輝)雖有時望識者論之則必以為方叔(義謙字)門客矣珥曰公言太誤斯三人皆士林之望豈是依方叔而蕟身者耶珥後謂韓脩南彥經曰許太輝(曄)所見甚謬他日誤時事者必此人也 石潭日記

有流言稱沈義謙於今 上宅宗之時潛緣宮禁希起復之望欲以專擅權勢於是士類皆憤激鄭仁弘大言曰義不可與此賊同朝成渾李珥曰此事不近情理非可信之說而義謙則於今日無異孤雛腐鼠

置之一邉亦可爲國事今若論劾則人情疑惑惹起不靖之端矣李潑鄭仁弘等不以爲然往議于金字顒宇顒力止之仁弘不聽而欲並論鄭澈成渾歎曰不有景涵李潑字誰主此論不有德遠鄭仁弘字誰決此論可謂平地起風波矣李珥言于金宇顒曰此事必須啓辭得中若稍過激則必有蔓延之患且起復事當置之疑信之間不可入於啓辭也僚議皆從之珥乃口占啓辭曰靑陽君沈義謙曾以外戚久執國論貪權樂勢積失士類之心而近年以來朝論渙散不能保合者實此人所致公論不平久而益甚請命罷職

以明示好惡以鎮靖人心於是憲府發而諫院亦發
弘文館又發 上並不允 石潭日記

罷青陽君沈義謙傳旨略曰青陽君沈義謙以險詖
之姿挾城社之勢立黨朋比擅弄國柄外而朝廷政
令內而宮壼舉措無不指揮掣君父之手足鉗一世
之公論方居嚴父之喪規為起復毒殺母弟之妻冒
稱內旨吹噓黨比如朴淳鄭澈朴漸金繼輝尹斗壽
根壽朴應男辛應時李海壽之輩相與定為死生之
交表裡相倚張皇氣焰如洪聖民具鳳齡之流皆以
義謙之親友因以發身雖李珥成渾之為人或以親

戚或以交舊亦受其籠絡而莫之恥是非顚錯國勢杌揑今日之只罷其職亦從末減以示曲全之意下吏曹 春坡日月錄

栗谷十餘歲文章已成有重名父惑於孽妾不得於父出家雲遊禪號義菴緇徒以爲生佛以竹兜子肩擔而行年二十長髮應擧魁甲子生員及第歷敭華貫受知 宣廟位至贊成爲一時儒林領袖異議者以此貶之亦不恤也初以生員就泮宮謁先聖閔其爲掌議蔑論以爲沙門不許日至晩榜中皆失迎公神采自若未嘗少變 涪溪記聞

李栗谷受知於 宣廟言聽計從尼胡之變為大司馬以市井之子弟赴戍者無實用許納馬免防以授戰士先行而後聞募粟許通（宋翼弼事）事多擅決異議譁然至以為專擅三司共攻之朴叅判謹元宋大諫應溉許典翰篈主其論尤力太學生右栗谷者上䟽論三司 上意方嚮栗谷大怒命竄謹元於江界應溉於會寧篈於甲山東西禍愈烈（涪溪記聞）

萬曆癸未六月兩司洪汝諄李徵趙仁後李景嶸宋應溉柳永慶鄭淑男啓論兵判李珥到內司不赴命招請罷不允副提學權德輿應教洪進校理金瞻等

亦上劄論之　答曰李珥爲小人論小人者豈爲小
人乎但玉堂中如權德輿與洪進嘗賛珥之忠直於
予前矣賛譽小人者未知其身則爲何如之歸耶如
洪進斗筲固不足責德輿年老之人趨付新進之士
不羞恥之今乃目珥爲小人此非前後反覆者耶至
許篈廣孽金睟前於經筵啓之矣今若律之以變亂
成憲則睟爲謀首珥爲隨從矣何乃以睟而論珥哉
秋淵癸甲錄
時北胡尼湯介寇會寧等地鄭熙績因夕講入侍言
李珥始爲僧時議停擧沈義謙解之而厥後發身皆

宋應漑

沈之力也如臣狂悖之人用之必聞所未聞之言云
洪廸言啇鞅因景監見李珥因義謙見抑又何異
上曰李珥不過爲誤國小人我不過爲輕妄主汝等
爭此事能執尼湯介乎 秋淵癸甲錄

大司諫宋應漑避辭略曰李珥一緇髡也斷棄君親
得罪人倫若論其罪先儒固有定論矣化身還俗豢
養權門一世清流不容假貸初選上舍謁聖時館中
多士羞與爲列不許通謁賴沈通源遣其子鏵奔走
先後乃得行之及其出身之後爲沈義謙所薦拔得
通清顯結爲心腹死生以之平生立身蓋可知矣又

曰自稱向學文之以詞藻自附於當時之所謂士類
與領相朴淳單作爲相生相死之友密締肺腑主張
時議當是時也况義謙藉外戚之權假王梁之勢口
含天憲手握國命李浚慶顧命元老而憤其裁抑陰
加詆排不使得安其位鄭大年先朝耆舊金鸞祥乙
巳遺直而不附義謙皆被顯斥如其親己則一郎官
出補而擧朝請留朝廷命令不出於朝廷而出於義
謙與朴淳矣又曰珥也則雖以山野自處實爲謀主
表裡相濟是則義謙於淳有成就難忘之恩珥於義
謙有䑕勢相援之力此國人之所共知也姑退田野

金宇顒

觀望時勢又爲之陳疏以及義謙之短處並擧金孝元之長處以求至公之名此珥之所以下誣當世而人不覺上欺 殿下而亦莫之悟也又曰至於成渾則爲朴淳所薦揚實與義謙世篤親厚又與朴淳交契甚密至於珥則情逾骨肉故交相貸譽互爲聲勢若論義謙之罪則珥出而救解之若爾珥所失則淳與渾又相爲營護轉相引蔽欺蔽天聽未知渾心果出於公乎 松江日記

大司成金宇顒上疏略曰李珥以儒學博識遭遇明時惜乎其志大而才疎量淺而意偏蔽於所學滯於

舊見不能合一國之公論徒任一己之見積失士心猶不知悟章奏頻煩不免強辨以求勝士類之心始有失望於珥而亦非一人之私論也然珥之本心豈有他哉只欲安靖朝廷而畜濟時事但其意見一有所偏而其害至此士類之心莫不知珥之本心而初未嘗遽有攻擊之意也不意三司議論激成彈章峻刻初因失誤無情之事而指以慢上擅君之罪及其自處之辭辭氣不服而又加以固寵要君揮公論之名至以誤國小人目之此豈珥之本情而烏足以服人心哉又云頃日慶安令瑤面對之辭輒指柳成龍

等四人爲專擅而欲斥逺之成龍等俱以清名雅望
取重士林瑤言一出士類浸不自安成龍等皆退蟄
省愆而士類之疑珥益甚浮躁喜事之徒又因是而
始有攻擊之心今玆之舉亦豈出於士類之本心哉
至於渾跡則推言珥之本心而指論三司之失可也
至以舉朝皆爲朋譸竒中而不究士類之本心以珥
爲竭忠徇國被人中傷而不原其失人心之所由則
亦倚於一偏而愈增競辨之端故應溉之啓辭愈出
愈乖至以渾爲義謙之交友敢行黨比之謀窃願
殿下於珥則諒其本心而知其踈謬之病於三司則

申礏

抑其浮躁而察其士類之本情開誠曉解坦懷無阻庶乎其可也云兩司以金宇顒疏以浮躁目之辭避退待司諫李希得請出兩司啓辭有曰宇顒所論荒雜或是或非終無指一之論又目珥云暗昧回譎有靦罔極 秋淵癸甲錄

申礏者砬之兄也上疏論李珥受誣之狀又言內則朴謹元居近密之地不納疏章壅蔽聰明外則金應南禹性傳洪渾金瞻金睟之輩專擅朝權私立黨援脅制君父有同嬰兒指鹿之形已成而 殿下孤立於上今之國事可知矣又言 殿下若以珥渾有罪

而臣言不公則請斬臣頭以正欺罔之罪臣寧與珥
渾同日死也此乃宋翼弼之代作也其後鄭相芝衍
之子以其父臨終時啓草一半紙入之啓草云申磼
以一時名士目爲六奸此四人者或有家行或盡心
國事或有幹局或久侍經幄自 上之所知也又云
如磼者恐聖代之一細人也備忘記曰觀此啓辭荒
雜無倫不足備觀姑置之 秋淵癸甲錄
儒生疏未有如朴濟之慘毒者也其疏有云宋應漑
許篈朴謹元倡禍之鷹犬也金孝元徐仁元金應南
金瞻洪進倡禍之指嗾也鄭芝衍亦賢黨惡李山海

内藏陰凶朴承任妒賢樂禍李堅妬賢嫉能金宇宏
陰險凶邪金貴榮阿諛求容洪渾巧詐陰譎洪汝諄
奸慝暴戾鄭熙績冥頑無識鳥性傳陰險麁鄙李景
嵥誕妄邪毒李徵凶頑淺露又有云進士俞大禎公
然大言曰李珥成渾之頭懸於此闕然後是非可定
大禎乃朴謹元之門客金宇顒好學爲善論議不偏
今爲諫長士林之所仰如泰山喬嶽而今曰鬼怪譎
說抵隙恣行此爲指草野之公論而又以朴謹元爲
無罪云又言安敏學清介孝友韓戩奸凶子弟辭氣
凶慘不忍正視 秋淵癸甲錄

戊辰秋退溪先生入都有日余獨往侍鈴童持一刺来先生蹙頞曰此人又来矣以刺示之曰君知之乎視之乃朴濟也對曰不知也先生曰丁卯入都此人屢至相廹余不見今又来矣乃辭不見余未知為何如人也後庚午秋聞濟往溪上先生不得拒留數日乃返及先生卒濟在京為先生製服與金就礪而精相從未幾謗而精極口謂許篈美叔曰汝不與而精絶交吾當與汝絶交美叔答曰吾與君初無交道何有絶一時士輩傳以為笑後與李珥成渾等甚密而有是疏云 秋洞癸甲錄

癸未慶安令瑤請面對力陳朝廷不靖東西分黨政出多門柳成龍李潑金孝元金應南以東人之魁多有專擅之跡請加裁抑雜論時事兩司論瑤請張無根之說欲啓綱打之漸請命罷職 上不從 松江日記

竄宋應漑許篈朴謹元等 備忘記略曰應漑篈謹元等以邪險之性挾斗筲之才締結浮薄之徒作爲朋私之黨互相汲引盤據要津張皇聲勢鼓簧邪說擅弄權衡脅制朝廷傾陷大臣排擯忠賢言悉誣詆忠良屈抑悪已極於濁亂群小得志眾難遑於誤國遠近

咸知朝廷共憤尚寬肆市之誅薄示惟輕之典並削

奪官爵竄黜遠方 石潭日記

權克禮爲咸鏡監司時厚接許篈爲窺伺者所劾而

遞柳墳代克禮爲監司徐益啓柳墳曾爲會寧府使

不滿人意民言甚多云墳累疏得遞蓋惡許篈之親

知故也 秋淵癸甲錄

李栗谷卒踰年而朴謹元宋應漑許篈猶在謫乙酉

六月朝講畢領相盧守愼曰三臣旣竄知與不知愛

與不愛皆以爲過當雷霆無竟夕之怒願賜寬宥若

或罹霜露則恐有後悔 上顧謂大司憲具鳳齡曰

三臣言珥巨奸珥果巨奸乎其直言之鳳齡對曰珥雖不為奸邪固輕率人也自是已見不聽人言本心雖不欲誤國使之為國則終至於誤矣文章則有之守慎曰珥喜人佞己至於文章亦不致力但於對策雜以俚語浩汗不竭矣未久三竄蒙赦 紫海筆談

宣廟丙戌公州教授趙憲上疏極言時弊有曰薛聰禹倬回俗解講明小學李穡鄭夢周變夷教推闡性理用廻麗季之危急繼植我朝之綱紀金宗直之設教義士如雲金宏弼鄭汝昌寔倡道學趙光祖之登庸民俗幾變金淨朴祥先進讜議雖被忌克者媒孽

其間而代有善人跆而復起鄭光弼之力救仁賢柳
雲之不撓群小雖見挫折屹然有山岳不拔之氣李
彥迪之辨奸獻忠權撥之臨危盡言雖謫遐荒凝然
有大臣體貌金安國宋麟壽之分按兩南宣澤敷教
而士民迄賴白仁傑安名世之危言直筆砥柱頹波
而公議昭垂倘無消鑠斬伐之禍則濟濟之盛宜輔
之美必隣文王之以寧矣又有曰惟其士禍之甚酷
故識微之士或謹於出處成守琛知有己卯之難而
隱於城市成運身遇鴒原之慟而藏於報恩李滉心
傷同氣之被禍而退居禮安林億齡駭見百齡之戕

賢而棲遲外服又如徐敬德之遯于花潭金麟厚之
絶意名宦曹植李恒之幽棲海隅莫非乙巳之禍有
以激之也鄭之雲學於金安國而懲其師幾陷大網
韜名匿迹藥成悌元親覩宋麟壽之遭罹慘禍則婆娑
末班談諧終保李之菡目見安名世之赴市則周遊
海島佯狂逃世是皆廊廟大器濟世高才鴻飛睆弋
朽落巖壑血流生民禍纒廟社者至於元衡李芑極
矣而李樑者繼芑交煽又將畢害餘人天佑東方
明廟晚悟聖德天開忠邪自下而李鐸奇大升朴淳
之宣力爲多又有曰鄭澈則學於奇大升而大升學

於李滉李珥則親承謦咳於李滉又慕趙光祖之殉
國謀猷氣槩有自來矣又有曰朴淳之舉珥薦澈乃
是相職之當務也珥則以爲啓沃之際不可無嚴憚
自重之士故力拔其友一人以置左右乃成守琛之
子渾也又有曰人之怨澈入于骨髓初忤金孝元則
並其婣家金繼輝同爲西人中忤李潑則並其執友
安敏學指爲攻東朩言許篈之惡則舉國喧囂並指
珥渾爲西師又有曰澈於潑父仲虎爲玉堂同僚也
仲虎以近思錄質問於澈潑洁於澈宜執弟子禮及
潑之顯乃始凌澈澈有長鬚潑也乘醉戲拔澈有詩

曰數介長鬚君拉去老去風采便蕭條厥後對飲潑
有悖慢之語澈唾潑之面乃起至如成允諧當代逸
民之尤者也至聞時論之變不列於王宮韓脩閔純
俱以老成宿儒為珥所重則坐枯郊垌李俊民安自
裕倜儻奇偉之士而一言珥賢則皆使杜門私第金
繼輝之清直少黨素稱孤忠為珥所許則先廢棠班
死加惡名具鳳齡之廉公有威湖西之民皆謂善治
而曾過南平一不問李潑則斥以沈黨至使擯死洪
聖民之植立不阿咸稱吉人而辛應時之亡一挽相
吊並及於珥則黜之於外李山甫之忠信可仗舉世

無匹而珥澈有間直達所見不逐時論則金弘敏一
言卽退況若尹根壽朴漸之徒守正不阿現有前功
而以邪朋目之李海壽白惟咸淸名直氣俱有父風
海壽識珥之深而不聽宇顒橫議惟咸信渾之篤而
不從惟讓浮沉則一以濁亂駁之又如辛應命之出
判寧邊柳拱辰之黜爲評事金權李恒福洪履祥尹
暹之徒一蕟賢珥是渾之口無不排擯一廢耆老之
人而新進揀擇一惟銽潑指揮楊士奇尹箕李民覺
安敏學河洛徐益金千鎰李義健李希參邊士楨鄭
雲翰一種公論之徒無不以潑而永棄無不坐珥而

竒中又有曰宋翼弼雖祀連之子到老劬書足盖父愆且其教誨善發人意如金長生許雨姜燦鄭曄俱有英秀之才訓人有成例有賞職今珥之力通庶類不是私一翼弼而以此歸咎於珥又有曰自出金孝元于外仇敵滿國徐仁元之爲謀主也柳夢鶴朴謹元爲其腹心李洁金昌一爲其指使宋應漑應洞許篈李潑鄭汝立金瞻尹起莘迭爲爪牙柳成龍頭出頭沒屢爲挾韓之議欺蔽一世罔有紀極 春坡日月錄

丁亥儒生趙光炫李貴等草疏極論其師李珥爲時

輩所誣歷詆朝臣累萬言未果上珥之兄子景震以
其名代呈　上問曰甯疏有曰浮躁好進之徒爭起
而傅會之其時出入義謙之門曉夕相逐奴顔婢膝
之輩迎降而鎻入者不爲不多又曰前日附義謙之
徒者一時納欵於東人倒戈以攻義謙云云指何人
也甯可悉數而對之李貴回啓有曰亡師李珥平生
赤心憂國一忤時論橫謗百出此臣所以不計利害
惟以暴白珥之本心爲志者也所謂浮躁好進者白
惟讓盧稙宋言愼李好閔盧𥌓也前日趨附義謙失
勢之後反攻義謙者朴謹元宋應漑尹毅中也又有

相識非珥之比者李山海也山海贈義譲詩曰洛下春来重見札山蹊夜黒慣相迎云云此果不識義譲者乎此臣所謂曉夕相逐者也所謂奴顔婢膝者鄭熈績也 松江日記

尹斗壽根壽及其兄子晛迭居銓曺頗有嗜貨招權之誚金鶴峯誠一為持平聞尹表弟李銖為珎島郡守船載米數百石遺三尹將泊京江密遣吏蹤迹伺捕遂論三尹之罪下銖及其弟鐺于獄訊之極言貢稅防納之米非遺尹者久未决獄不成三尹坐削其職時黨論方盛互相吹毛異議多不以鶴峯為公論

李珥

黨怨益深 浯溪記聞

戊子正月前縣監趙憲上疏論及盧守愼鄭惟吉柳㙉李山海權克禮金應南等黨比病國云云且論朴淳鄭澈之賢見棄遐荒宜速還宣召又論宋翼弼徐起等俱有將帥之材云云備忘記有曰今見趙憲之疏乃人妖也天之譴告至深不勝兢惕疏不可不下而此疏一下所損甚多予寧受過已焚之矣頗史官大書予過以戒後世足矣 松江日記

李珥叔獻少喪母父蘭秀有愛妾遇之不善珥發憤逃去入山爲僧名倚岩遍遊楓岳五臺諸山性頴敏

能詩文有前身定是金時習今世還爲賈浪仙之句二十後長髮還家有名於士類中甲子生員壯元欲謁聖館中諸生以珥曾爲僧拒不納珥與同榜坐碧松亭日晩不得入談笑自如無作色館博士權文海強諸生力解之遂得行禮而出是年壯元及第名益重歷三司銓郎與成渾交學互相引重屢上疏論時事 上意其有抱負欲大用之屢超拜右賛成 西厓雜錄

趙承旨持世 緯韓字 言於余曰栗谷入山時或云落髮或云否也嘗以問於沙溪沙溪言似是落髮而惟金

南窓玄成力辨其不然曰栗谷下山一二年爲應舉入洛聞其至往省之時栗谷已有盛名賓客滿座栗谷對衆梳頭髮長幾委地乃至立梳長髮之人於數年間決不若是長也其不曾落髮明矣鄭公以周與栗谷少時友也亦言栗谷初出山入京師往見與之同宿鬚大如拳世傳剃髮者妄也李直長謹誠親聞其言而傳於持世云夫栗谷業已入山則其落髮與否只是粗迹有不足辨然世傳之非實則金鄭二公之言足以爲證矣 谿谷漫筆

成渾浩源父守琛隱居不仕有厚德重名號聽松年

七十餘終於家渾以名賢子早得時譽不事科擧李
珥等極推之朝廷徵以司紙不至又以持平徵不至
及珥在朝渾名稱益盛 上傾佇日隆屢召之渾赴
召入京之日城中士子好名者悉出迎之渾乘馬在
前從者連亘道路 上引見問大道之要渾對無甚
異者陞通政嘉善爲吏曹叅判以布衣至宰列近世
所未有也後還鄕壬辰車駕播遷過坡州意渾出扈
駕既而不至 上甚歉之是冬渾從世子于成川右
議政俞泓以書與左相尹斗壽言渾賢者當增秩蓋
泓在成川而斗壽在 行在故也斗壽亟請如泓言

上無可否吏曹直擬叅貲望點出遂爲資憲渾自成川率妻子趨義州謝恩主時論竄洪汝諄宋言愼李弘老等皆李山海黨也平壤旣復 上自義州旋輸渾後不扈駕追及 上前至定州托病待罪 上荅之曰卿爲義兵將恢復可期一時事何関勿待罪渾在坡州曾率鄕人稱義兵故 上譏之及 上還都渾從入城登對言賊可和 上怒斥其罪渾惶恐出門待命觧職而歸戊戌有大虎登其屋撤盖咬大吼聲振山谷如此連夜家中人持兵杖自衛僅免數日渾乃死 西厓雜録

成渾

牛溪少有重名以遺逸徵超拜吏曹參判未免王良屑屑之譏史臣書之曰身在草野遙執朝權云 大駕西狩牛溪居近路傍不迎謁 駕住西塞召之不赴今上光海為世子撫軍伊川呂之遣騶促行辭以病是冬天兵渡鴨綠江渾始赴 行在傳曰予過卿門而卿不出見得罪於卿深矣今來 行在深用赧然渾惶恐欲死卒以此罪追削官爵朝議携貳異議者以此訛之其黨不以為非至曰牛溪在賓師之位上當執謁彼無迎謁之禮又曰 上是時棄宗社而奔無可從之義嗚呼朋黨之陷人至此之極耶設使

渾處賓師之位當搶遑蒼黄之際豈可安坐不動耶
今之爲弟子云者爲賊所迫過其門而爲其師者不
致奔問之禮耶果以賓師自處則安坐不動可也又
何緩赴行在其心必有未安者故也其曰棄宗社而
奔無可從之義者尤可痛也文山所謂從徽欽而北
者非忠從高宗而南者爲忠非是之謂也西狩非南
渡之比也唐德宗之奔奉天亦棄宗社而君子以陸
贄爲忠者何哉君臣之義天地之常經雖三尺童子
皆知後君之爲可罪而搢紳之徒衣食於吾君者皆
以爲渾無罪焉噫楊子雲劇秦美新校書列朝韓文

公司馬公皆擬於道統莫有非之者至吾朱子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然後雄之罪始著是非不待百年而定者殆非的論者也 浯溪記聞

鄭澈季涵少時受業於奇大升既顯猶執弟子禮然大升嘗曰季涵得志必誤國澈爲人剛偏喜言人過恩讎分明人有不平于心者終不能忘以此敗初沈義謙與金孝元交惡分黨李珥主論頗平澈欲重斥孝元議不合澈遂棄官歸湖南多聚游士之輕浮者日夜飮酒譏嘲時事傳播遠近益成厲階癸未年間珥在朝澈爲大司憲上下論議東西之說盛行而不

可止許錞朴謹元宋應漑等皆以攻珥竄逐澈有力
馬金宇顒上疏攻澈語甚激及珥卒成渾還山澈失
勢又棄官歸出沒於陰竹驪州高陽之間不定處所
怏怏益甚沉冥酒色而已己丑鄭汝立獄事起澈自
入來詣政院陳疏聞者大懼李山海少與澈交厚後
澈爲人所攻山海懼甚欲更與相合以免禍時鄭彥
信罷相山海薦澈代之與澈同治鞫獄事澈甚謹遣
其子慶全日夜在其門如奴隷且言前日攻君者皆
金應南柳成龍等所爲非我也欲以嫁禍他人而自
免焉澈與山海宿怨既深而且知山海反覆甚終不

釋憾時澈黨滿臺閣日事羅織凡平日所不悅者一切陷入逆類 上頗厭之山海連結掖庭探知 上意又與洪汝諄等密謀傾之先使李慶全結游士洪奉先李晟慶等六人詣闕請對 上即引見奉先等言澈擅權亂政 上褒奬其忠山海即令臺諫論之啓入即允竄澈江界時汝諄爲大司憲並論尹斗壽尹根壽李海壽等六七人分竄北道皆澈之黨也李誠中禹性傳非其類而爲山海所嫉汝諄等同論罷之 上仍命榜澈罪掛之朝堂又命圍籬安置山海猶與澈相問不絕且寄藥封云 西厓雜錄

論

甲戌乙亥間東西之論始起栗谷李叔獻雖主西而議論頗平且欲調劑兩間鄭澈專主西攻東與叔獻議不合棄官歸湖南作詩曰君意似山堅不動我心如水去難迴如水似山俱是病西風回首獨徘徊成洛士重東也與澈善次其詩贈之曰雲龍風虎物之性胡乃君心獨不迴自撤藩籬真是命乾坤無處可徘徊自是黨論日盛後澈為承旨有為臺官者澈從政院寄詩曰季秋風力軟如春寒者宜之熱者嚬須待五更霜後厲一聲高起上蒼旻盖勸之擊駁也聞者吐舌 西厓襍錄

論

宋翼弼

鄭松江言于柳西厓曰某在江界時兒輩自京城馳書曰今論議西厓太峻必欲致之死地某曰非也及後又馳書曰前言誤傳耳救之者西厓也某亦曰非也此言於公意何如西厓曰然余聞之寅城寄齋雜記

宋翼弼翰弼祀連之子也皆能文善談論與牛溪栗谷爲忘形交其母之死也栗谷爲題其主翼弼等遂與朝論上下言議略無顧忌嘗曰五禮儀申叔舟所做吾不取也文士某聞之笑曰宋祀連所做翼弼等反可取某坐是坎坷可嘅也 涪溪記聞

宋翰弼

郭嗣源本奸猾牟利之徒而其子健爲宋翰弼女壻
父子以僞造文記多行非理被逮翰弼素與搢紳名
流交結親密以此士大夫多陷於其奸術者如尹斗
壽鄭澈爲其勢援鄭彥智李裕仁等相繼論之　上
下備忘記曰庶孽宋翰弼締結名士作爲三窟與其
壻郭健爲嗣源謀主非理好訟凡嗣源之奸謀秘計
無不畫許而指導之眩亂是非譸張譎詐搆陷搢紳
賫制訟官畢竟爲朝臣蓄辱其凶狡陰譎之狀極爲
駭怪今者嗣源等次第伏辜而翰弼以鬼蜮奸魁毒
逐漏網刑政掃地將無以爲國拿因定罪　秋　渊　癸甲